

上井冈山

■ 陈汉忠

红色足迹

五百里井冈山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。金秋时节，我站在黄洋界哨口，眼前翠色如海，脚下云雾蒸腾，远处一面红旗雕塑刺破青天，犹如不熄的火炬。

还在念小学时，我就对井冈山充满向往。那炮声隆隆的黄洋界、印着红军足迹的挑粮小径，还有毛委员的故居、八角楼的灯光……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后来，我参军入伍，成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后来者。军人对井冈山的崇敬是源自骨血里的。从军几十年，我曾先后10次登上井冈山。每一次我的心灵都会受到震撼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初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。火车一路“哐当”，抵达茨坪时，暮色已吞噬了天边的山脊。那时候，土路坎坷不平，开车如舟行浪涛，招待所的条件也极其简陋。管理员抱歉地说：“咱井冈缺煤少电，对不住了！”

到第二天上午，我去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。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，将我拉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。芦溪河畔的艰难跋涉、朱毛会师的红旗招展、黄洋界保卫战的惊心动魄……井冈山革命斗争是如此波澜壮阔。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种，国民党反动派发疯疯狂“围剿”。石头过刀、茅草过火的“三光政策”，让井冈山遭受了空前残酷的蹂躏。但井冈山人没有屈服，他们从血泊

感念

前不久，为筹备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个展览，我再次踏入衡阳市档案馆的特藏室。手轻轻地拂过微凉的玻璃展柜，我的目光随之掠过泛黄的卷宗与斑驳的手迹，定格在展厅中央——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半身塑像，在灯光下泛出沉静的光泽，仿佛时光在此处凝固成永恒敬意。

这尊雕塑，由衡阳籍雕塑家魏子人为庆祝建军60周年倾心打造。雕塑上细腻的肌理还原了英雄的神采：军帽下露出的额角线条刚毅，仿佛仍带着硝烟的灼痕；脸颊棱角分明，纹路里镌刻着战火的印记；最动人的是那双眼睛，瞳孔微微内收却目光如炬，传递着英雄坚定的信念。

葛振林本是河北人，在衡阳工作生活了40余年，这里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。像离魂的展柜里，静静陈列着英雄的遗物。一根枣红色的藤木拐杖斜倚在丝绒衬布上，杖头已被摩挲得温润发亮。这是葛振林晚年拄着走过衡阳街巷的拐杖。

当年，狼牙山上的纵身一跃，给葛振林留下了伴随一生的腿伤。可腿伤却未妨碍他走遍衡阳市的几十所中小学，为孩子们讲述战斗故事。雕像旁边摆放着一方青墨色砚台，边缘磕了个小缺口，砚池里似乎还残留着墨香。离休后的葛振林常常用毛笔给孩子们写回信，字迹苍劲有力。

看着展厅里陈列的回信，想起老英雄上过的一堂堂教育课，我的思绪不由穿越回1941年秋天的狼牙山。

那一天，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

情感兵站

说起抗战故事，总觉得已隔了遥远的岁月，但长辈讲给我的那些往事，却像昨日一样清晰。我的老家在燕赵大地上，那个因汉武帝城得名的村子，承载着整个青少年时期的记忆，也藏着奶奶一生的悲欢。

我的奶奶是位缠过足的小脚老太太，她总爱跟我讲爷爷的故事。还记得奶奶红着眼眶说，你爷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。

日军侵略华北时，到处烧杀抢掠。窝北镇的炮楼和盘查点像恶狼的眼睛，死死盯着无辜百姓。为了多挣点钱，爷爷去北京密云县的一家布铺当伙计。他格外勤奋，每年分红都会带银子回家过年。可到日本鬼子“扫荡”那年，我们连过年的新衣都添不起，布铺的分红也由银子变成了一匹布。

那时从北京回乡全靠脚力，物资全凭肩挑背扛，路上只能在驿站或车马店

中站起来，揩干身上的血迹，拿起武器，继续战斗。

沿黄洋界陡峭的山道缓缓而下，入目是一片高耸的竹林，一位胳膊上套着红套袖的老人正在林间忙碌。井冈山人很是好客，见我满头大汗，老人立即将我让进不远处的小竹屋，从一节磨得发亮的竹筒里给我倒水。交谈间，我了解到老人姓林，12岁就在井冈山参加赤卫队。他护卫的这片竹林，当年曾是红军与敌人激战的地方。当时，他奉命与战友扼守竹林下的一个隘口，战斗整整持续了大半天。他们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，等子弹打光了，手榴弹扔完了，就用竹制的弓箭射击、用石头砸……后来，敌人溃退了，可有3位战友长眠在了竹林。说到这里，老人老泪纵横：“我活下来了，但我忘不了牺牲的战友，现在守着这片竹林，就像仍和战友们在一起。”

我被这位可敬的井冈老人触动了，他本可安享清福，却心甘情愿地护卫这片洒着战友鲜血的竹林。沉默了一会儿，老人又说：“解放30多年了，井冈山人每年还要吃国家不少补贴……我们心里不好受，愧对先烈呀！”我的心又震颤了一下，多么可敬的井冈山人！当年他们用红米饭、南瓜汤支援了革命，如今革命胜利了，他们并未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，而是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家园。

回去后，我把井冈老人的故事讲给战友和家人，他们无不为之感动。后来，我又去过几次井冈山，却没有再碰到这位老人。当地民政局老局长曾动情地告诉我，像老林这样的功臣，在井

英雄的真谛

■ 侯健康

华北秋日的宁静。3500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如饿狼般扑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，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机关一网打尽。

9月25日黎明，枪声骤然密集。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7连接到紧急命令：掩护党政机关、部队和群众转移。当大部队安全撤离后，连长决定留下5名战士担任后卫阻击敌人——班长马宝玉、副班长葛振林、战士宋学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。这5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，要面对的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。

战斗在崎岖的山路上打响。在班长马宝玉的沉着指挥下，葛振林和战友们利用狼牙山的险要地形，时而隐蔽在巨石后精准射击，时而转移到树丛中投掷手榴弹。他们边打边撤，有计划地将敌人引向狼牙山主峰棋盘陀。

当他们到达半山腰时，面前出现了两条路：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，另一条则是三面绝壁的绝路。“走！”马宝玉斩钉截铁一声令下，5个身影毫不犹豫地转向了悬崖方向——他们知道这一步的选择，意味着要用自己的生命，为群众和战友赢得生机。

当枪里的子弹打光，他们开始用石头砸，砸得敌人叽里呱啦一顿惨叫。当又一批敌人扑上来，马宝玉毅然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拧开盖子，用尽全力扔向

冈山有很多。

1996年10月，正值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，我带领驻南京空军部队的一个摄制组去井冈山拍摄一部内部纪录片。这是我第6次上井冈山。在八角楼旁的大枫树下，我们巧遇已经退休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肖前将军。当时，老政委正在给他的儿女们讲历史：“是毛主席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，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。后来井冈山的红军来到万安，我也加入红军。如果没有红四军，就没有今天的我……”老政委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红军老战士，曾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的反“围剿”斗争。当年红军撤离瑞金，他随同中央机关在干都河畔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到达陕北后，他曾任中央警卫团政委，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。他说，这次他专程携儿女来到圣地，就是要让孩子们记住胜利来之不易。

当他得知我们在井冈山拍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录片时，连连说“好”，并欣然同意参与我们的拍摄。在红军无名烈士墓前，老政委深情地向先烈们致以庄重的军礼。作为当年红军队伍中的幸存者，面对先烈牺牲的红色山冈，老政委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他抚摸着墓碑，说起当年保卫井冈的那场惨烈战斗。那时，因敌强我弱，大部队被迫向赣南、闽西转移。留下坚守井冈的，是当年平江起义的队伍。战斗异常激烈，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，牺牲的红军战士保持着冲锋姿势，犹如一尊尊钢铁雕塑。那面布满弹孔的军旗，仍在阵地上猎猎飘扬……我

英雄的真谛

■ 侯健康

敌群。爆炸声中，5位壮士屹立在悬崖边，回头眺望群众和主力部队远去的方向，脸上露出释然的神情，然后他们砸碎手中的步枪，一个个纵身跳下悬崖。

葛振林从剧痛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挂在山腰的树枝上，而不远处的宋学义也正挣扎着想要起身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马宝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3位战友已壮烈牺牲。

侵略者或许永远无法理解，是什么力量让这5个年轻人宁愿跳崖也不愿投降。那是八路军战士对信仰的赤诚，也是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。

狼牙山的枫叶红了又落，80多年光阴弹指而过。狼牙山五壮士的壮歌，永远回荡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长空。

从悬崖下被救起后，葛振林在老乡的山洞里养伤。他常常念叨着，“只要能打仗，我就不能停下来”。伤愈归队后，他先后投身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后来，葛振林调任衡阳市人武部副部长，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。离休后，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关心下一代上，成为全国近200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的讲台上，给孩子们讲狼牙山的战斗故事。讲到战友们跳崖时，这位老人总会眼含热泪地说：“你们要记住，今天的好日子，是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。”

穿越岁月的力量

■ 韩广宁

歇脚。一年春节前，爷爷挑着分到的布和准备好的年货往家赶，到任丘据点时顺利过了盘查。可没走多远，日本鬼子突然下令让所有人停下，怀疑他们之中有地下党。慌乱中，人们开始拼命奔跑，谁知日本兵竟朝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扫射。爷爷和许多人一起倒在了血泊里。后来不知是谁认出了爷爷，给家里报了信，家人才找了辆牛车，把断了气的爷爷拉回了家。

那个场景，是全家人永远的痛。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奶奶肩上，她含辛茹苦，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拉扯大。我姑姑从小就记着这血海深仇，一心想参军打鬼子，可那时她年纪太小，等她长大了，日本鬼子已被赶出了中国。可没

等老百姓喘口气，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，老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47年，姑姑瞒着家人参了军，加入渤海军区教导旅。她跟着部队参加了运城战役。当时敌强我弱，部队打了几次才把城攻下来，战友们死伤无数。身为卫生员的她在炮火中出生入死，拼命抢救伤员。后来她跟随部队又打了10多场战役，解放了10多座城市。

姑姑说，部队有仗就打仗，没仗就和老乡一起种庄稼改善生活。队伍从山西一路走到陕西、甘肃，再到新疆，从新疆哈密又到喀什。他们徒步穿越沙漠，顶着狂风，和土匪战斗，一边走一边开荒生产。他们和当地老百姓一起抡起坎土曼开荒，打土块建起干打垒房

无法想象当年战斗的惨烈，也无法知道在这巍巍山冈上，安息着多少先烈的英灵。唯有一点我明白，他们是为了革命的星火不被扑灭，为了理想和信仰而牺牲的。

我又一次登上井冈山，是在2015年。此时的井冈山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：沥青马路修到山巅，撤县设市后的城区更加整洁宽阔。在五龙潭风景区门口，我们被一家拥军小饭店的招牌吸引住了。店主是一名退伍的空军雷达兵。退伍后，他来井冈山旅游，秀美风光让他流连忘返。后来，他把新婚妻子一并带到井冈山，在这开起了旅游饭店。战友相逢格外亲，他热情为我们准备地道的井冈山美食，红米南瓜粥、烟熏笋干、荷包鲤……每一道菜都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在一家竹器厂，我们还目睹了工人用现代化工具操作机器的场景。自动生产线上，工人将一根根竹子加工成精美产品，竹椅、竹篮、竹席、竹工艺品……这些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，还远销海外。

如今的井冈山，“人口不满两千，产谷不足万担”早已成为历史。科技开路、脱贫致富，已成为井冈山改革开放交响曲中辉煌的篇章。

“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，千里来寻地……”吟着毛泽东的《重上井冈山》，回味一次次井冈之行，我感慨万千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井冈山始终挺立，它是一部厚重的史书，记录着革命的艰辛与辉煌，展现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，也辉映着井冈山人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伟岸身影。

1988年，葛振林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面对荣誉，他淡然一笑：“我做的这些算什么？真正该被记住的，是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年轻生命。”他还把政府发放的补贴攒起来，悄悄资助了十几个贫困学生。直到考上大学，孩子们才知道当年默默帮助自己的“葛爷爷”是著名的战斗英雄。

晚年的葛振林身患多种疾病，但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。2005年3月21日23时10分，这位88岁的老英雄在衡阳的一所医院停止了呼吸，临终前还在哼着抗战歌曲的旋律。

葛振林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却用行动诠释了英雄的真谛。正如他常说的：“英雄不是用来仰望的，是用来学习的。要学的不是英雄跳崖的勇气，是为国为民的担当。”

凝视着雕像旁的那支毛笔和砚台，我仿佛看到老人晚年在灯下疾书的身影。那些写给孩子们的回信里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有着炽热的情怀以及对后辈质朴的期许……



屋。在他们的奋斗下，石河子、库尔勒等一座座兵团新城拔地而起。我家至今还留着一个邮包裹子，上面写着“石河子糖厂”。父亲说那是姑姑寄来的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买东西都要凭票，姑姑把自己攒下的票换成白糖、大米寄回家，帮家人渡过难关。

后来，在姑姑的激励下，我们哥仨相继参军入伍。大哥在1972年参军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，在那里度过了4年的军旅生活，打土块、割芦苇、盖营房，是他和战友们日常工作。二哥在1979年考上了乌鲁木齐军区步兵学校（今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），在部队一干就是36年，把青春献给了边防连。而我在1987年参军入伍，也戍守在边防线上。

记得在姑姑85岁那年，我去看望她。她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作为党员、军人，要永远记着被日本侵略的历史。我们这代人拼尽全力，就是要让国家强大起来，不再受欺负，让我们的后代能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。”

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化作一份穿越岁月的力量。

记 忆

阿布洛哈，是四川大凉山深山峡谷中的一个小山村，彝语的意思是“人迹罕至的地方”。18年前，中央新闻记者团几十位记者访问这里，《解放军报》社派出了一位副总编带队，5位编辑、记者组成的采访组。从那时起，这个曾经的“麻风病康复村”，才有了“阿布洛哈”这个名字。

当年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军转干部，他叫林强。考察援建麻风村仅仅是他的事迹之一。2004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个几乎是封闭的村庄，然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，和村民一起创办了“林川小学”。今年9月，是林川小学建校20周年。如今，18年过去了，我随同林强重访这里，亲眼见证大凉山乡村振兴的历史巨变。

重访只是对我而言，对于林强来说，应该叫重回。他在20年间来过25次，这一次是第26次。他和村民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，成为“阿布洛哈”的荣誉村民。在他的镜头中，记录了第一位姑娘走出大山出嫁，第一位麻风村的孩子光荣入伍，村民第一次有了身份证，村里第一次建立党支部，第一次通水、通电、通车……他还给90岁的吉普拉伍老人过寿辰。

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。当年进村，要先从县里开两个小时的车到乡里，再沿着不到两米宽的沙石路，走五六个小时，路边就是悬崖。村里的房屋，都是用石头、泥巴、木头和草搭建的，简陋至极。而今，柏油路已经直接修到了村里。尽管一路上转弯多了一点，但是从县里到村里只要1个小时40分钟车程。

这条路是2020年6月30日开通的。在此之前，林强在陡峭的悬崖路上走了19次。

为了这次回村，林强做了认真准备。他联络了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及一批爱心人士，为学校捐赠了价值7000元的学习用具、图书、篮球、排球和服装。两家文化公司分别捐赠了1万元的资金和图书。林强自己捐赠了一台激光打印机。

更为珍贵的是，他给学校带来了记录“林川小学20年”的50幅照片。在校园里拉起一条铁丝，挂上照片就是最便捷的摄影展。许多图片林强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时展示过。其中有2005年林川小学建校开学当天，给第一批学生们拍的个人照，有这批学生写的信件和绘画作品。当年的第一批学子中，有3人考上了大学——一位参军后进了军校，一位毕业后留在广东工作，还有一位在大学毕业后放弃西昌的工作，回村担任了村支书。20年来，这里走出了11名大学生。去年，村里有7位学生参加高考，林强请他们在暑假期间来到成都，参观体验高校的环境，为他们加油鼓劲。

在林川小学的教室里，一场动漫平台的老师给学生们上了一堂AI公开课。同学们分为3组，各抒己见，提出自己对未来新农村村的畅想。电脑上，迅即出现他们描绘的图景。教室里，传出了惊奇和兴奋的感叹声。

在村里的布谷鸟客栈，我见到了村支书吉列子日，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。我问他：“这个深山客栈，一年能有多少游客？”

“今年前半年已经接待300多人了。去年全村旅游收益人均1万元。”吉列子日的话语中流露出自信。

吉列子日还告诉我，村里的规划重点是发展特色种植业，主要是脐橙、芭蕉，采用“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村民以土



井冈山（中国画）

李可染作